

布 雷 尔 著

迦 丽 亚

石 永 礼 译



布 雷 尔 著

迦 丽 亚

石 永 礼 译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七 年 · 北 京

Я. БРЫЛЬ
РАССКАЗЫ

据 David Skvirsky 英文譯本 Yanka Bryl:
Short Stories (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
House, Moscow, 1955) 轉譯。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號

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書號 524 字數 27,000 開本 787×940 1/32 印張 2 $\frac{1}{8}$ 插頁 2

195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5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張 0001—8500 冊

定價(?) 0.22 元

前 記

楊卡（伊凡·安東諾維奇）·布雷尔是苏联白俄罗斯共和國的作家，父親是一個鐵路工人。他於一九一七年生於白俄羅斯西部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，這個地區是歸波蘭統轄的。那時的波蘭政府是地主資產階級政府，人民生活是很悲苦的。白俄羅斯人被禁止使用本地語言。白俄羅斯所有的學校、劇院、圖書館、出版社和公共會社都接連被封閉。作者在少年時代親眼目擊了這一切。楊卡·布雷尔所寫作的主题和人物，多半都是取自他所經歷的生活。

一九三九年九月苏联紅軍解放了這個被波蘭佔據的地區，重新歸到白俄羅斯共和國的懷抱。楊卡·布雷尔開始真實地描繪他鄉土的人民生活 and 記述他所深愛的白俄羅斯西部地區的史實。他的短篇小說充滿了濃厚的詩意、對人民的熱愛，以及對他們辛勤勞動的尊敬。

本書第一篇寫一個貧農女兒迦麗亞的悲劇故事，她最初與手風琴手尤羅契加真誠相愛，因為封建勢力的阻撓被迫离散，使她的生活失去了光明，她美好的時光都消磨在她所憎恨的生活中，心中萬分痛苦，她仍念念不忘舊日的愛人，但最後毅然捨棄了對過去的眷念，堅強地走向新的生活。

“黑眉毛姑娘”也是一篇愛情故事，寫法完全不同。青年木材工人和活潑的姑娘瑪露霞·蘇爾諾維奇初次見面就愛上了，他對她的感情，愈來愈強，愈來愈深。他們在友好的蘇維埃集體中共同生活、共同工作、共同娛樂，終於達到了真正的、永久的幸福。在“拉茹諾克”一篇中，作者生動鮮明地刻劃了青年印刷工人的美好的形象——他快活而熱心地學習印制書籍。

作家出版社編輯部

目 次

前記.....	1
迦麗亞.....	1
拉茹諾克.....	40
黑眉毛姑娘.....	56

迦 丽 亞

在老爺們有权有势的年月里，这兒原來是一个庄園。与果園相毗連，有六俄畝好地，一个大的新打谷場，兩間牛舍，和一座按古老的样式盖的小茅屋。那四边傾斜、生滿青苔的綠油油的草屋頂，低低地复盖在又小又暗的窗子上面，因此，这座茅屋顯出一副愁眉苦臉的样子，就像它的主人，老丹卡·哈門諾克一样。他的腦袋彷彿是生在那頂破旧的冬帽里似的。要是信得过他的話，那是在城里買的一頂阿斯特拉罕羔皮帽子。

那頂帽子还擱在擱楼的什么地方，而丹卡·哈門諾克却被埋在長着松樹和野草叢生的山坡上。这个庄園所遺留下來的，总共只有那个果園、井架上那根嘎吱作响的桔槔杆和那座小茅屋。

哈門諾克一家子只剩下媳妇迦丽亞和她的孩

子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，还留在村子里。

八月里一个寧靜的傍晚。太陽已經落山。迦麗亞的兒子安托斯，到地里打谷去了。菜園后边那棵老菩提樹梢上的叶子，已經失去了它的紅暈。欧椋鳥嘰嘰喳喳地吵鬧着飛向村子里去了。乳牛在晚間挤过奶以后，在門廊后面的棚子底下鋪的一層新鮮稻草上躺着。屋里，黑頭髮的小索尼奇卡坐在桌子旁边，正在就着鮮牛奶吃一塊麵包。像所有看牲口的孩子一样，她的瘦小而黝黑的腿滿处是殘梗划破的伤痕。她已經用井水把它們洗过了，現在滿腿火辣辣的。她老把兩腿擦來擦去，在高凳子下面搖晃着。

索尼奇卡打开了話匣子。

“媽媽，”她說，“今天梁尼亞·斯捷潘諾夫取笑我。‘你是老爺，’他說，‘你有莊園，’他為什麼說那種話？他為什麼笑話我？”

迦麗亞靠着一个小食櫥，半坐在上面。她頭頂的牆上，有一个旧鐘，那落滿灰塵的鐘面上，有几个外國字。它掛在這兒的那許多年頭里，誰也沒有費過心去想一想那些字的意思。不过，只

有男人們和迦麗亞會看時間。她的婆婆活了七十歲了，別說時間，連日子也從來沒有想到過。分針在打仗的時候就掉了，時針在兩三個星期以前就停了。

是收庄稼的時候，迦麗亞的晒黑到肘彎的胳膊，累得發痛。她覺得好像這時還在地里似的。被靈巧的指頭捆起來的、沉甸甸的谷捆，沒完沒了地通過她的眼前，堆在收割過的地上。收割機的咔咔聲、談話聲、斷斷續續的歌聲、哄笑聲、裸麥的沙沙聲、谷草的悉索聲，仍在她的耳朵里回響着。

“媽媽，為什麼呀？”

迦麗亞竭力回想她的女兒說過的話。

“什麼為什麼？”她問道，怔住了。

可是，索尼奇卡給自己作了回答。“他說他們住在村子里，我們住在莊園里，”她大聲地重復着。“他說爺爺和爸爸是老爺，說我也是。”

“那就對他說，他是一個傻孩子，”迦麗亞用疲倦的、呆滯的聲調說。

她還想說點什麼，但沒有說下去。她又聽到

那靜息了一會的喧囂聲。她虽又站在鐘的下面，但她的一部份身子却好像还在外邊地里似的。

“吃你的晚飯吧，親愛的，”她說。“快点吃。該睡覺了。”

“你要上哪兒去嗎，媽媽？”

“我一會兒就回來。”

迦麗亞在櫻桃林那邊停了下來，她把手和胸脯靠在旧柵欄的灰色橫條上。她向田野里張望着，她的脚被冰涼的露水沾湿了，她凝視着远远的什么地方。蚱蜢在麥子里唧唧叫着，麥子像海一样，一直綿延到櫻桃林邊。往右再過去一點，堆着一大堆一大堆亞麻，還帶着太陽的余熱，發出好像剛榨過的油籽一樣的香味。渾圓的滿月飄浮在麥子、亞麻和丰饒而靜寂的大地上空。

可是，這一切都沒有什麼意思，只不過是听一听那响徹田野的远远的嗡嗡聲。在那里什么地方，他正坐在駕駛盤的后面，这个人，就是她由於滿懷的痛苦、深深的哀怨，想單獨對他哭訴的那個人。

“謝一遼一沙！謝一遼一沙！”

老早他就不是謝遼沙，而變成謝爾蓋^①了。過去的一切思想，他一定忘懷已久，已置諸腦後了。現在，他是別人的謝遼沙了。可是你啊，傻東西，一想起過去，你就會傷心得痛哭一場，……

可是，有過一個時候，他曾經是她的謝遼沙。不過，那是很久，很久以前的事！不，不，彷彿就是昨天。

迦麗亞剛剛成年的時候，有兩個縫制羊皮外衣的裁縫，兩個粗壯的、脾氣別扭的弟兄，從柯斯梯烏基來到他們的加羅西查村。哥倆都穿着上好的羊皮外衣，好像要推翻“做鞋的打赤腳”那句老話似的。哥倆都戴着大得好像用整塊羊皮做的帽子，都穿着木鞋，而且都留着鬍子。

“姑娘們，瞧！托爾巴來了！”有一個在紡線的姑娘一邊向窗外瞧，一邊叫道。

那兩個裁縫叫蒂摩赫·托爾巴和吉洪·托爾巴。對他們認識很淺的人，簡直分不清誰是誰。

① 謝遼沙是謝爾蓋的愛稱。——英譯者註。

“还有一个小伙子跟着他們哩，姑娘們！啊，哟，長得挺漂亮！还有手風琴！”

不錯，有一个年輕小伙子跟那兩個裁縫走在一道——还是一个孩子呢！他穿着一件短甲克和一双高統靴，肩上掛着一只手風琴。其中有一个姑娘用她的紡錘敲了敲窗子。他准听到了，因为他轉过身來，笑着向她們揮手問了一声“您好！”

他本來都進來了，可是有一个托尔巴，拿着尺子的那一个，他也向四下看了看，說了些什麼，那个小伙子就往前走了。

居然有一个托尔巴会有这样一个兒子——那么漂亮、那么結实，和这两个粗粗壯壯、鬍子蓬乱的弟兄完全不同，對於这件事，姑娘們和村子里的每一个人，都感到很奇怪。

他原來是他們的姪兒，一个远村的孤兒。他的名字叫謝尔盖，他的姓——尤罗契卡^①——和他叔叔的姓一样古怪，可是，对他很合適。因此，有些人叫他謝遼沙，又有些人叫他尤罗契卡。

① 尤罗契卡是尤里的愛称。——英譯者註。

那个尤罗契卡，可真是一个又快活，又招人爱的小伙子！他的叔叔，块头尽管那么大，还能够在那座最小的茅屋里住下来。他们总要脱下帽子和羊皮大衣——仅仅留着鬍子来保持尊严——才开始工作，伏在羊皮上喘着粗气。他们俩都沉默寡言。可是，对于尤罗契卡，任何房间都嫌太小，这当然不是指他一个人，而是指他和他的手风琴。有时他到晚上就忍不住了；他把针往襯衫上一别，把线缠在针上，一边瞧着他的叔叔，一边伸手去拿手风琴。他喜欢把他的东西理得整整齐齐。他的手风琴不是按老法子保存的，而是包在他婶子的围巾里。他解开围巾，他那经常擦得亮晃晃的手风琴一定在那里。他一开始拉的时候，那间屋子就好像变得大些了。

他拉了一个舞曲，又来一个舞曲，他的叔叔会一声不响地听着。接着，大托尔巴，老带着尺子的蒂摩赫，就会用低沉的嗓子说：

“也许够劲了吧，谢尔盖？也许有人不爱听呢？”

尤罗契卡的回答，总是把華尔兹轉換成米基

达。

这一轉換馬上給屋子里帶來了青春的活氣。
至於女孩子們，她們隨時都準備從坐位上蹦起來，跳起旋風般的舞蹈，寬大的裙子飛舞着。主人自己呢，要是不太老的話，就開始用腳打拍子。連老得能夠記起徭役時代的祖母也從爐炕上往下窺看……尤羅契卡就會擺動着他的額髮，唱起來：

米基達擠牛乳，

他的太太餵母豬。

米基達！米基達！

穿上裙子吧，米基達！

那個拉手風琴的，有一副响亮的好嗓子。

他的叔叔是僅有的兩個一聲不響地傾聽的人，甚至連工作也沒有停一下。可是，你不會說他們沒有在欣賞，尤其是如果你知道給謝爾蓋買手風琴的就是他們。

在加羅西查，那一個月過得很快樂。他們天天晚上都跳舞！可惜的是那里沒有足夠的羊皮，可以讓他們整個冬天呆在那兒！

是的，那一个月對於每一個人都是美好的時光……特別是對於迦麗亞。

可是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

這時，渾圓的月亮，寧靜地照耀着田野。迦麗亞的腳被清冷的露水打濕了，上衣單薄，覺得兩肩發冷。拖拉機在遠處隆隆地行駛着。她怎麼能夠忘記當年謝遼沙還是她的謝遼沙的那些日子呢？想到那些日子已經逝去，是多麼痛苦，多麼難受的事呵！現在，那些日子——他們互相熱愛着的、那麼熱情地親吻的日子——已經成為往事了。僅僅繼續了一個星期，而一個星期只有七個晚上。

迦麗亞首先愛上了他。她甚至自己也不敢承認這件事，她不好意思常看見他，怕的是別人注意到，猜出了她的秘密。她是女孩子當中最年輕的一個，是個孤兒。她的母親，是村子里最窮的女人，常常被叫做“莊稼人瑪莉拉”。迦麗亞從來不知道她的父親。也許現在他還活着，他從來沒有想過他還有一個女兒。她小時候，男孩子們常常無情地用“雜種”這個詞兒罵她。可是，過了些時

候，那个称呼，像谷粒脱壳一样地掉了。迦丽亚长大了，出落得非常可爱，正如一支古老的歌子里所说的一样，所有可憐的孤兒都有这种可爱的地方。她的手脚瘦小，清秀的黑眉毛弯弯地配搭在褐色的大眼睛上，她那綉着金黄色的麥穗的紅头巾，在她濃密、漆黑的头髮上繫得很別致。在她的純朴的嬌媚里，有一种必不可少而又稀有的东西，使得村子里的小伙子为之神魂顛倒。当迦丽亚跳舞的时候，你沒法把眼睛从她身上掉开！

最初，尤罗契卡也只能这样。他一边看着，一边不倦地拉着手風琴。当然，人人都喜欢有好音乐跳舞，但是有好久也沒有人能够替他演奏。不过，有一个星期天，从鄰村來了一个拉手風琴的好手斯乔普卡·車尔諾格里本。当时，斯乔普卡沒有手風琴，尤罗契卡就把自己的新手風琴放在那个小伙子的膝上。尤罗契卡客气地笑着請求道：“來一个波尔卡，怎么样？”那一个高兴地回答道：“好，試試看……”

斯乔普卡拉了起來。虽不如謝尔盖好，这支“嘎尔卡”波尔卡舞曲倒是拉得真利落。

尤罗契卡，像被释放了的麻雀一样，头一仰，抖抖身子，整一整绣花襖衫上的帶子，就向坐着女孩子的角落走去。这间拥挤的屋子里的每一个人，都等待着，看他会挑誰，而女孩子們都眼睛發亮、心情激动地等待着——“他向我走來啦……”可是謝遼沙一直向迦丽亞走去。他像做任何事情那样直截了当地鞠了一躬，然后，帶着又是高兴，又是恳求的微笑望着她。“我們到底在一起跳舞啦！”

他們手拉着手，走進圈子里。

男人們站了起來，角落里的女人挤着前面的人，年輕的小伙子和姑娘們安靜下來，等待着不平凡的事情。

尤罗契卡容光煥發，等着拍子，踢踏着，旋轉着。他的脚时而好像沒有着地似的，时而打着圈子，踏出了急促的橐橐声。在他的金黃色的头髮旁边，閃現着包在紅头巾里的紅潤的臉龐，那襖在紅底子上的金黃的麥穗、那黑眉毛、那憋不住羞怯而愉快的微笑的嘴唇——总讓你瞧不够。每个人都注意到了，尤罗契卡比別人更注意到